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記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綱淪法斁祀典瀆糅不經馴致禍災荐起民墜塗炭廼屢勤睿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為萬世成憲若郡邑

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循元制為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為縣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閒雜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者基地湫隘改造于西隅衮綉坊北即

令廟是也四年辛亥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
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未幾復
降儀註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
以安下民祝詞儀註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
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
蠹剥落日就頹圮令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
躬捐俸貲以為衆倡僚屬吏民相與協助乃市材僦工
經始於正統庚申十月落成于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

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耆民時堪龔鼎等相
率謁文垂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
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為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
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逌宋姚鉉編唐文粹
始載乾元中李陽氷縉雲城隍祠記然無所謂封爵配
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吴澂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
右列郡以漢頴陰侯灌嬰配食豈侯嘗定豫章諸郡而
然歟自後縈褒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歴

歲云久或罔克遵今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幸豈淺淺哉予耋眊筆硯久絶兹令弗拒衆請者盖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于違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君子曁鄉邦友士尚鑒兹哉

有恒堂記

粤昔永樂初詔祗命訓文臣子弟于禮部部貳卿高密儀公以德學輔導景陵于孫宫休沐之暇迎予至其有

恒齋指齋扁曰智自束髮讀書暨登仕版以迨于今茲一惟有恒是式蓋人一心全具天理惟有恒者不貳其心故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凡忠君孝親善兄弟夫婦朋友以及應接事物何莫非是理所推乎今吾年已耆艾諸兒悉令歸耕惟季子銘留侍茲幸覲硯席望以是訓勉之銘字子新少子僅十歲嗜學罔怠未幾予以病免歸子新依依不忍為別洪熙更化予承乏六察子新給事黄門特詔贈公太子少師謚文簡予與子新胥晤未

嘗不以公言為勉也後予陞典留臺子新晉職翰林上在御之五年巳未歲予以老病詣闕懇求納禄得請致事子新謁予寓廨曰先生榮還有恒之義望筆授之俾得朝夕視惕匪銘一巳之幸亦後人之幸也予聞語之曰子之先公之言至矣雖然晦庵朱先生又有云恒者常久之意必守貞而後得所常久之道三復斯言則書所謂世篤忠貞詩所謂勿替引之子新與後人所當兢兢加勉者焉夫如是則庶克綿先公之澤而報列聖鴻

恩于無窮也予新作而請曰幸書以授於是乎書

大喜峯口關城興造記　蕭鎡

今上即位之明年勑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鄒來學方令北寇未靖守禦莫先於謹關隘其自山海以西至天壽山以東千餘里之地關城屯堡爾其悉疆里之軍務處置聽以便宜公拜手稽首畢因仰而言曰於乎皇上所以委任者至矣我何敢不力以欽承休命先是北師入寇自白羊紫荆諸關皆失利時公守喜峯口敵騎往往

出沒山谷窺我利便近邊之民為之驚擾公為親歷邊境相地之險易曰多寡在人而捍禦之廣斥堠謹烽燧敵不敢犯民用以寧及有是命時鎮守則有尚膳監郁公永總兵則有都督僉事宗公勝左右叅將則有都指揮僉事胡鏞馬榮公與之謀曰鄉者緩急預備一時權宜耳經久之計當如聖諭衆咸是之議以克合乃經營隱度以繕治之不獨喜峯口而已其他董家羅丈諸峪劉家界嶺一片石諸口廣者百餘丈狹者數百尺皆築

城以障其缺舊所有者乃增高之為門以便我軍之出入通水道者則制為水關城之外為濠濠之外為墻山之峻者削之為壁谿峪蹊徑凡人跡可通者盡築焉葢東西千餘里間營壘相望高深堅壯足以經久誠所謂金城湯池者也公又以謂諸關獨喜峯口距鎮外蕃朝貢道所以由乃為城樓以示壯觀樓高四丈深廣稱之名曰鎮遠樓經始於景泰壬申之七月落成於癸酉之四月力取於守禦之卒而兵不知勞材取於山谷之産

而民不知費人見其功之成而不知其何以為之也於是其將吏相與告於宗公曰都憲公受上命疆里而公式克恊心同力以底於成不有紀述其何以示後宗公曰然乃以書屬翰林編脩劉宣請於予古之為天下者不病乎其有患恒病乎其無備不病乎無其備恒病乎難其人夫事機之來無常也惟禦有其備則雖有一朝之患不足為吾害備不先具使經理有其人則雖遇弊敗之餘猶足成吾功故曰惟在得人而已北邊當永樂

宣德中承平日久無事脩治正統以來盖頗隳極矣聖
天子臨御赫然述中興之業乃始汲汲於斯當此時受
命而往者肩背相望雖極一時之選然其閒苟簡就功
者猶或有之獨公毅然以為已任而凡將佐與同事者
皆効力相成故其所建立堅久不隳使國家恃之晏然
無復後顧之憂此盖千萬世永遠之績豈一時之功也
哉昔周盛時有獫狁之難朔方之城實命南仲而南仲
克脩厥職卒收獫狁于夷之效出車之雅藹然詠於當

時而傳之至令令公之任則南仲之任也而能盡心如此醜逆之首已見令日矣使當時大手筆一爲紀之豈不與出車之烈並傳邪顧予之鄙烏足以及此而宗公適以請特爲考其始末之槩論著之俾爲天下國家者知治之責在於得人而後之任此者當思所以善繼之也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

翊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壁掩暎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

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
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
窻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歳恠石
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
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屓齦齶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
旁綴樛葛蓊翳而掩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
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
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

内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蕭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亭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可縱觀覽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晝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

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嘆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霏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欝然日光横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横列窓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深散激射飛灣濺灑寂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

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瑶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静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歳計之弛纔

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臨深軒記

予天順癸未之夏構小軒於後庭之中扁曰臨深蓋取小旻詩中如臨深淵之義客有見者感焉請更之曰子為是軒乃燕息之所身之所安也今以臨深名之則危之也毋乃不可乎予曰子言雖似然未知名軒之意也且危之者固所以安之也苟無危之之心而欲身之安者鮮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懼

故能免夫敗亡之禍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於
繫辭贊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人曰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豈惟易道為然凡詩書春秋禮樂
之道莫不皆然而戒謹危亡之説未嘗為第二義也然
則後世之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其存心行已亦惟如
是而已不然則必至於慢易而傾覆之矣此名軒之意
也況予濫居宥密之地所謂在四而多懼者可不危乎
假使處豫亦必如六二之介于石不終日可也豈可狃

於安樂眺戀不已而至於溺哉客乃憮然曰吾之所知者近也若子之言其所知者遠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其庶幾無近憂矣乎斯軒斯名誠不可更於是乎記

河南府學四賢堂記

劉定之

河南府儒學明倫堂在大成殿東都御史王公暹以為堂東而殿西則是師生講習之處尊而聖哲祀享之處卑也乃於殿西隙地復構新堂以夾殿於其中而新堂

之所祀者邵康節程明道伊川盖皆其鄉賢得從祀于
先聖者也今年予以使事至河南獲祗謁焉退而思之
司馬文正亦甞居此而亦得從祀者斯堂之祀不與何
也以蹟言之若必世家於斯然後為其鄉則惟兩程夫
子為然爾康節自共城來今安樂窩其遺墟也文正自
涑水來今獨樂園其故址也蹟之暫寓皆如此爾今既
已有康節矣奚可以無文正至論其德則熈寧變法之
初廷爭謇諤學士君實御史伯淳相唱和也元豐退居

之際養晦著書皇極經世通鑑資治相符契也元祐更化之秋旋乾轉坤光居宰府頤在經筵相表裏也德之訥頑又如此又豈可以祀卲程而遺司馬哉明日予與太守虞君廷璽教授鍾君旻曁其同僚諸君會别於東闕語及之皆懽然以為宜無異辭乃定議祀四賢其序先卲次司馬次兩程以齒也余為記且繫以銘曰河洛土中大賢所萃維兹四賢當宋盛際或隱巖穴或起科第或居侍從或正宰揆孰能洞觀三才萬物顚隮

風霆探躡天月曰惟邵子林下豪傑孰能用世功烈峩巍平視韓富仰儕臯夔而又傳道為學者師曰惟司馬廟堂表儀孰能並峙一家弟兄伯若春和季如秋清猶夷猶惠可顏可曾繩繼前哲梯階後英曰惟兩程聖門幹楨同時四賢百世仰希禮殿從祀遍于海涯矧茲鄉里宜有專祠祠以敬賢希以為己香火堂亭簡編窓几郡侯師生來遊來止際茲聖明其繼高軌

句容曹氏祠堂記

南京吏部尚書句容曹公昔者以書來告予曰義於里居構祠堂以奉先世廟有以記之予諾焉而未果既而公捐館其子中書舍人冕歸奉襄事畢來謝上命塋祭之恩見予仲公前請予問祠堂之制冕曰在正寢東遵紫陽家禮也楹止於三不為高廣因地勢也黝堊丹青之飾踰於他室重其先也且公官秩之所當為也又曰公之神主既入于祠堂而昭穆之序改題遞遷矣則今所祀者禰之龕也祖之龕也曾之龕也其所躬至與所

追榮之官號皆吏部尚書也而晃之不肖尚得列職文苑以其所蒙禄供祀事不下儕於禮所謂無田則薦孟子所謂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者嗚呼先父之所以荷受聖恩顯其先而幬蔭其後者於此亦可以見之矣奚可以不見録于君子乎予曰然世之稱為士大夫者鮮不致美其宫室以為己所居之計而求垂諸子孫於安其父祖之神則或忘夫為之所此其意將謂夫化者為罔知矣是豈得為仁乎將謂夫體魄藏墓封樹

崇茂拜掃以時宜在彼爾無事乎此也是豈得為知乎將謂夫吾能顯親揚名務其本矣而祠以祀之特其大爾殆不足為是豈得為禮乎仁者事亡如存追遠知近知者知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之依乎肖嗣也禮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奚可偏廢哉子之先公舉斯典也三德備矣若夫子之不忘繼述斯亦可謂能子也乃記之

遊梁氏園記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

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閭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末帝淳之長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令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

此也惡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為都而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甓皆為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揷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逆犯順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呑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斸甓掘土焉

就其構樓櫓立麾蓋喑嗚叱咤之故處而瘞埋哭泣引紼掩袂焉因其頹垣隙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蓺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攄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明之不易遭也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盖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為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攜具皆甚儉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憩一寺正統中太

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于土木有像在寺歸時風止過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重修豫讓橋記　倪謙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横亘於道古有橋架水上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傾圮於水褁足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友聞於正統辛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踣起廢有為有守歳甲子秋八

月嘗出按行至水涘爰仰遺烈惕然懷感乃說駕召諭父老曰若知夫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國士之遇及智伯為趙襄子所滅壤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以死報之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廁以冀得志於襄子也至被覺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吞炭變音違妻拒友必欲成其志去伏於此橋下俟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斬其空衣而死屢仆屢起略不少變雖未得扼其喉搤其胷而一念之加于襄子者固已盡矣此其義何

如也讓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依於此橋乎令頳
鈌斷壞民病于涉無讓循將舉馬矧有讓之烈乎昔南
國愛甘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憇於此故也則夫死於此
者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為委質事
人之法吾將表其跡以風厲吾民爾謂何若父老咸稽
顙曰諾於是首捐俸資裒輿情所樂助計得錢若干緡
乃募工甃橋以石中開水竇上隆旁殺廣二丈長倍之
高一丈五尺為祠堂橋西以安其靈費不在官役因及

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會京師過予家屬記其事予以君斯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一舉三善其可謂能知為政不有過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修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修宣聖廟以暨城墉壇壝圍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

義敬鬼神君有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

揚州府重修養濟院記　劉珝

皇上踐祚之初百政一新軫念困窮之心尤懇懇然故明詔之下首及之且令有司無俾乞食於市大哉聖心即古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也臣珝囙憶去歲侍講春宮至書之無逸篇言文王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遂及時事數十天顏豫悅雖不形諸言實深有契於心臣珝於斯有以知皇上真大有為之君

可以登三邁五而漢唐宋英君誼辟不足較也斯人之福何啻萬萬肆其初政卻貢獻減財賦罷諸道鎮守官無非為民而以窮民尤民之微者故特加之意焉皇上愛民之仁若此其任事之臣體皇上之心者固有之矣然有行之而不竟者有視為故常者皆深可惡也至以忠義自許以蒼生為念侃侃焉特立不阿不待咨之而政以行不俟激之而仁以著陜右王君公度一人而已君昔為給事以誅奸臣功超擢都臺督理漕運大得江

淮之心及其旣去人心若失慈母及今再起人心若得慈母君何以得此於人人哉亦惟以仁而已君於可爲之事知無不爲自淮以南南北數千里吏之墨者黜之事之壅者通之民之離者合之法令大行輶車所至民必焚香望拜天順癸未君巡撫至揚首以養濟院詢于有司仍躬造其所舍宇歲久寖用圮壞且狹隘弗可容衆君設法修復不勞於民葺石陶甓鳩材僦工木斲而不加雕墻圬而不加飾前此屋止十三間今悉撤其舊

而更新之凡增若干楹廣儲布帛粟米實其中郡之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不能自全者皆兼收而並納之復於大門外大書養濟院三字於坊以示來者告成之日歡聲肆徹民用以康道路之間無復餓殍君之功可謂大矣太守武邑王勤恐君之功不傳諸永因訓導孫敏以公來京寓書具始末屬識其事夫古之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則必均天下以為愛譬之萬物育于覆載不容萌蘖之或傷血氣周流於四體不容一指之或滯況以

天下猶一家豈容一民之或失其所哉皇上能體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君能體皇上愛民之仁且斯舉也舉於明詔未下之前可謂能分君之憂者矣可謂不待啓之激之而仁政自行者矣夫養濟者仁政也仁政既行則其仁聞必達于上將置諸左右而仁澤被于四海此諸公及蒼生之所望也噫安得令內而仕事公卿外而郡邑小臣皆以仁民為心如君者邪此翊區區之望又無窮已其院興工於天順七年五月初二日訖工於九月

十八日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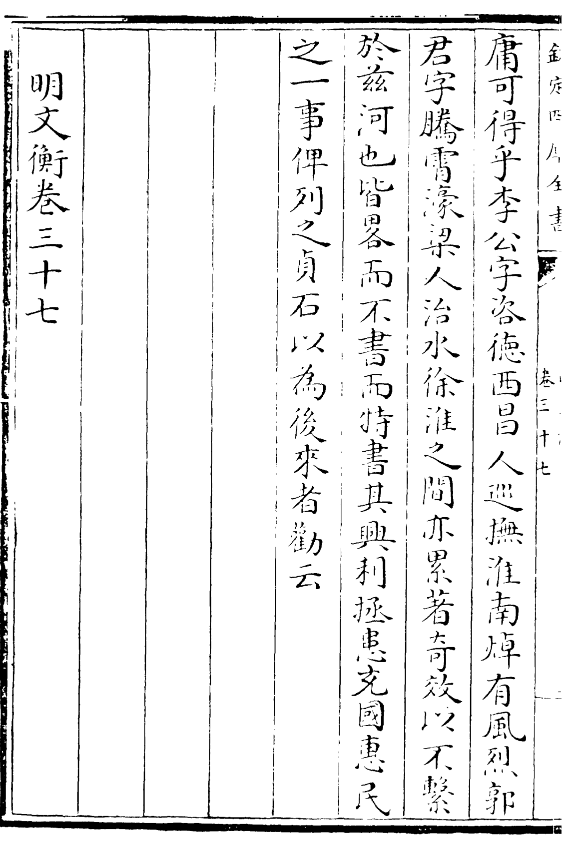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㒜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疏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牐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閼舟既不通牐亦隨毀廵者成化癸巳冬廵河郎中郭昇以爲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

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傍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牐其大橋新開牐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牐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牐五以防汎溢淺鋪五以備疏瀹至於涖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為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寛具事顛末來請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昉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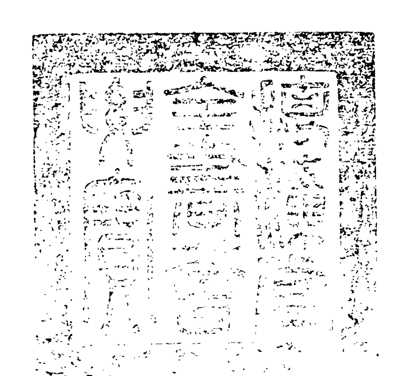
史唐漕江淮撤帥置堰宋至紹聖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為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寖為豐溢大抵建國于西北為不拔之基取材于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戾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為濬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

州孟瀆河入江遡流而趨伊婁迴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烝徒歡呼無事轉輓篙工舵師枕卧而至其為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畧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羣議纘成茂績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殆有



庸可得乎李公字洛德西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繫於兹河也皆畧而不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克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為後來者勸云

明文衡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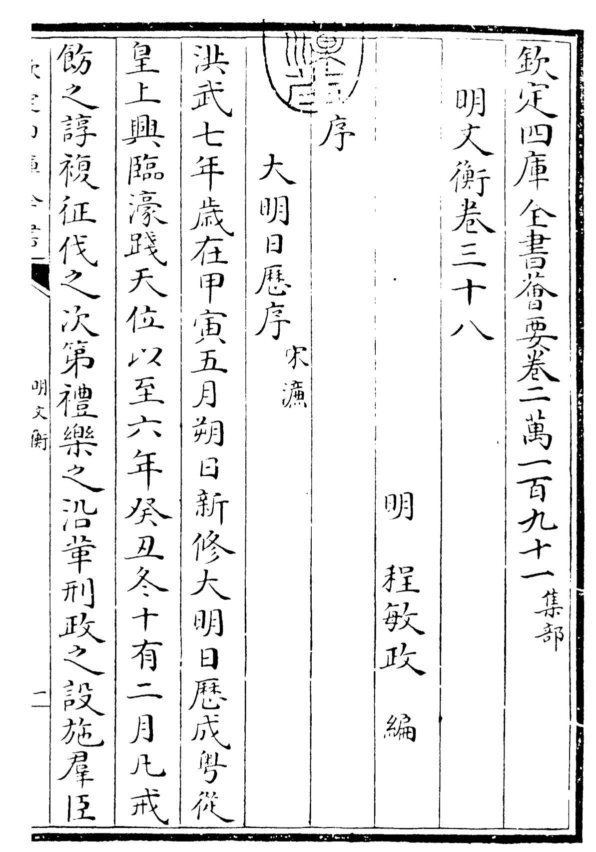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九十一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序

大明日歷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歷成學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凡戒
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

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葢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海內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黄屋左纛之念繼悯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

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絶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

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大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

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歷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擬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
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
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
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
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
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讐校謄寫

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杲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
臣瀛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

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强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隷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删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

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髪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説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

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淸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荅祿與權欽遵明

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
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
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
凡六謄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恊者併入之否則析之
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
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
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勑臣濂為之序臣
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

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刋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

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太古正音序　宋濂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説雖時按譜作弄滌堙鬱而暢湮憤心弗自是也後聞洽君起

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數與冷君遊間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砯砯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荅而交衡也踸踸乎

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耋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泠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余重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

忽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令泠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泠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泠君名某某郡人今為協

律郎

味梅齋稾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于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輙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强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為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為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散之南北或

以老癃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逺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惻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况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為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為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

曰味梅齋藁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何可少乎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哉何其遼邈而未之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況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

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爲通事司丞涉遠道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棄哉

羅文質公集叙　胡翰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顔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

辯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曰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緼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揚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

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

李翺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
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
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為非
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
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
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
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

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
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
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
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
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
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
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
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

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顔子亦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逺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風水問答序　胡翰

烏傷朱君彦脩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克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隂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

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谿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宫室以處畜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

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歳之久幷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令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宫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

晦菴朱子以忠貫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傾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塋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

書欣然如獲拱璧嘗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未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

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辯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謡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

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曲而有直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强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戚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

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令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黄門鼓吹鐃歌横吹相和琴操雜曲歌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温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粗厲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覆積曾不能希

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祖宗之事則非有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蠧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

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五曹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奥

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隸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徵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通其變以至稟稅積冪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

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

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遐邇或盈或朒或正或員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寵賚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于太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足矣緩頰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為遠人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為

中國不足制之元制天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

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兆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
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辯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
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
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閫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
以遺載欲其不失為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
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衂
於利者使載不衂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衂
於利則雖奇丈夫檢押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國家

委重非特使事葢將授之以政矣

靈棋經解序

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藴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悦

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
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
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
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桷曰矢曰鬼曰
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
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
者不識也故曰雹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
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

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黄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令

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令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

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令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蛖瞧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夏小正集解序　王褘

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註或曰盧辨註謂為鄭氏非也潁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闕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闕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説而為之解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顔淵以為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為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為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吕氏十二月

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為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吕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為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為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卒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

為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為神農之書素問為黄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黄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黄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為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

者質之然君之為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宏卓見絶識往往而是不具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着他書皆厄于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録章句字書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詵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為墓誌兹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黄子邕詩集序

盱江黄子邕氏善為詩其詩有曰醉夢藁者皆古樂府

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為並然可不謂為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為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污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為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往惟衒

其才藻而漫衍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于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為簡屏華縟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易浮靡以為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令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蓋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游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今天子明

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

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褘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褘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

令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卿人有論否乎臣瀌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為臣言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令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聖天子之叮嚀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

者矣而頋又求言於禕何邪禕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葢其性質本善而又薫陶漸摩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爲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人貽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

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潛谿後集序 趙汸

潛谿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稾日新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闊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葢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廼為序曰

脩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别為傳謂辭章為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為貴雖子朱子纘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榮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欧迹而乖

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淅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侍講黄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于黄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

宜而未嘗有意於為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為淫言葩藻為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尤惓惓咏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别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表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為文當問

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者麤㟪而大臠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産皆擇取柔耎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為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論以為非黄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

黄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聖天子既平海内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詔脩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訪以衰病屢謝徵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

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召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汸
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
人重得一見於契闊之餘事固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
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
至京師聞番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
可歸私又自念番歙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
諸經百氏述作諸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
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今乃得

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輙俾予連榻卧談論經史晝夜亹亹相扣擊不少休予蓋有愧焉俄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傅公至局中以得旨告先生且為别先生乃為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咸賦詩為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亦然纂繹羣經折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

其説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宗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終身不能為者又況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為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鬼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為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令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

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為柳子厚苦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實録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于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令吾人掞其山林之學以登于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凛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賴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

為書凡筆削悉取膚斷不以其所不能為諸生罷德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汸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汸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進之吾待子於番歙之間不遠矣

陶尚書文集序

徐一夔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

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為非末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葢亦甚矣夫其所以為此者抑豈徒為華哉亦將效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為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嘗遊吳楚會時

方擯棄南士懷寶不售其為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為文多隱約令天子削平海内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需時上方命儒臣纂修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脩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令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

朝廷務尊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勳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為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兹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兹見公京師盡出其所為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余遂為

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㵎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

務治兵辟公絫贊而公銑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
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恱苟且抑而不行公
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
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
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
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
正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
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

之跡大槩矯元空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
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
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
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
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
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
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
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

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勲大臣丹書鐵纂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

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為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温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兹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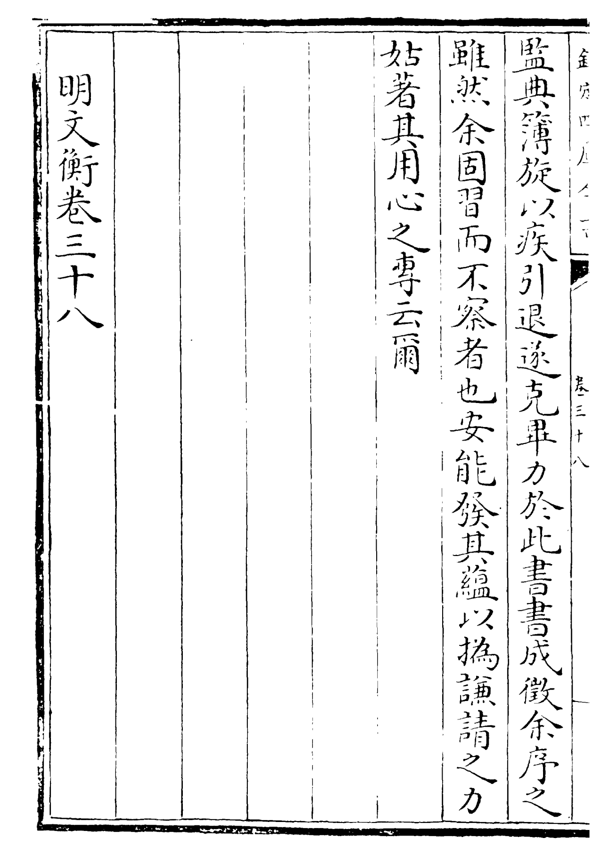
六書本義序　徐一夔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戌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

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舉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府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為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别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

會意為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為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為凡例以提其綱為圖説以括其要分為十類著為十二篇釐為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謬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

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肉莫不以為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



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藴以撝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専云爾

明文衡卷三十八